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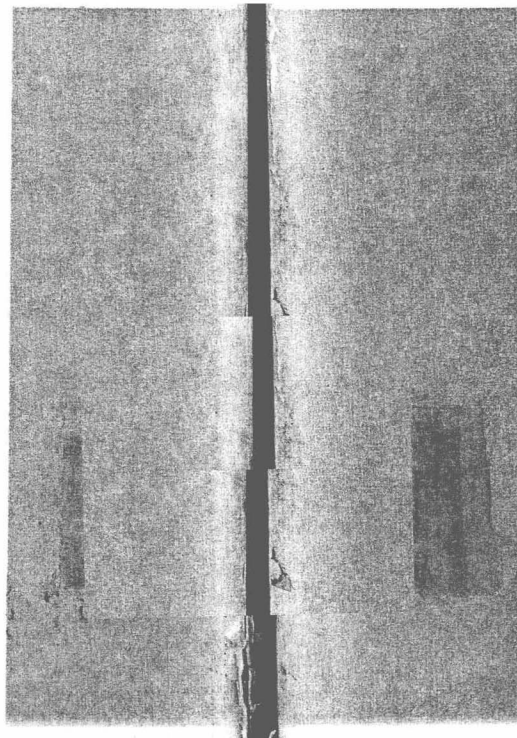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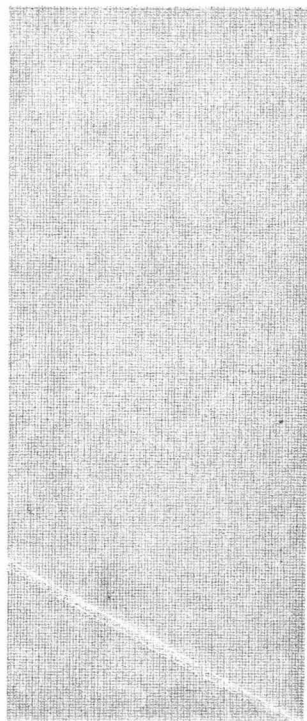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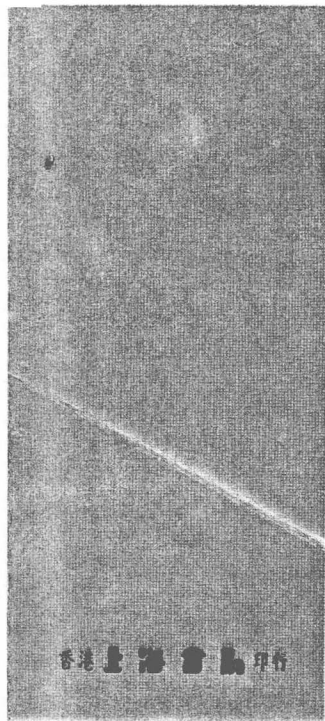
灰色的樓房

史青著

PUBLISHED & PRINTED IN HONG KONG T. K.

南洋文叢

香港上海書局印行



這是三年前的一部日記，裏面記着一個月中所遭遇的事情。讀者如果用過高的眼光來看，是會感到失望的。但如果爲着欣賞曼谷曾經發生過而自己尙未知道的一個故事，那你或者
和興味；因爲這個故事雖是簡單平凡，但它却是
真實的。

——作者誌於卷前——

目 錄

楔子.....	一
四月一日：玫瑰聖月.....	九
四月二日：鵲把我叫醒.....	二一
四月三日：孩子的鬼主意.....	三三
四月四日：比天主更尊貴.....	四三
四月五日：我們都沒有「家」.....	五三
四月六日：麻雀和黃狗.....	六二
四月七日：陶醉在歌聲裏.....	七二
四月八日：「希望」.....	八三
四月九日：腦汁的花朵.....	九三
四月十日：可憐的人.....	一〇三

四月十一日：一幕愛情悲劇	一四
四月十二日：聖堂大彌撒	一二四
四月十三日：宋千節	一三二
四月十四日：像一把傘	一四一
四月十五日：醉漢趕車	一四九
四月十六日：讓她死在自己家裏	一五九
四月十七日：水火不相容	一六九
四月十八日：她果真到來	一七五
四月十九日：福氣在哪裏	一七八
四月二十日：精神釘上十字架	一八二
四月廿一日：我們的家	一八六
四月廿二日：左右做人難	一九〇
四月廿三日：主的恩典	一九二

四月廿四日：芝加哥強盜	二〇一
四月廿五日：鬼影疑雲	二〇九
四月廿六日：在這樓上自殺	二一五
四月廿七日：末日來臨	二二二
四月廿八日：疑團冰釋	二三〇
四月廿九日：真是不可瞭解	二三五
四月三十日：送我一束白蘭花	二三八
尾聲	二五〇

楔子

三月二十六日，學校遵照規定正式放暑假，要到五月中旬才恢復上課，開始新一學期的工作。在這一個多月的假期時間裏，我打算完成一部小說。這個意願在我的腦裏已醞釀了好幾個月，平時就苦無較完整的空暇時間可以動筆，所以一直拖延下來，現在非好好利用這個機會不可。

今天是三月二十八日，早飯後，我就躲在宿舍的房間裏，繼續前二天未完成的工作；把小說裏的故事情節和人物性格擬定，並整理好有關筆記材料，準備隨時可以抽查。小房間裏是那麼悶熱！十時左右，我就像置身在火爐旁邊，額頭背上汗水涔涔，腦裏亦有些昏昏然。我不覺惶悚起來，爲這項未完成的工作耽心。這時，房門口走進來一個人。

「啊！請坐請坐。」我把手裏的工作放下，站起來招呼。進來的是世弟方克隆。一年

多沒見面，他的突然蒞臨使我有些詫異。

「放了假你還在用功，寫什麼？」他望向桌上的紙筆問，臉部沒有表情。

「寫一些東西，請坐吧！」我拉過一把椅子放在他身邊。

「不坐了，爸特地派我來邀你去商量一件事，現在就一齊去吧。」他淡淡地說，臉部仍舊沒有表情，我覺得他的神情比一年前似乎更加陰沉。

「商量什麼事？」我露出疑惑的眼光望他。

「父親沒告訴我，他只說要你去。」他答話時，冷然的臉孔竟罩上一層鬱悶的黑影，顯出不耐煩的樣子。

我亦不便再問，穿好了衣服，把房門鎖上，和他一齊走出校門。街邊停着一輛汽車。克隆打開車門，自己坐上駕駛座，我就坐在旁邊的座位。他踏一下油門，旋轉駕駛盤，默默地把車開動了。

「我們一年多沒見過面，你在店裏很忙吧？」我想打破沉寂，隨便提出來問。

「都是那樣。」他只平板地回答，眼睛注視前面。又冷冷說道：「今天是復活節，店

裏休息一天。」

我才想起今天三月二十八日，是耶穌的復活日子。這個節日，在教會的人看來，是跟聖誕節一樣重大的；自己是教外人，所以先時竟沒有注意到。

克隆把汽車開到石龍軍路了。他仍是默默不語地望向前面，手按住駕駛盤。我知道他的年紀比我還小，今年只有二十九歲，但看他那副暮氣沉沉的神色，倒像一個年逾半百的老頭子了。他爸方紹康跟我父親年青時代是摯友，後來各奔前程，一人到印度尼西亞去，一人到暹羅這邊來，離別至今已三十多年。數年前接到父親來信，提起此事，要我去拜候這位「世叔」。從此我才認識克隆和他家裏別的人，但因為職業不同，志趣殊異，以後亦很少來往，所以，對他們的事我亦不大了解。我只知道他家是信奉天主教的，又知道克隆是髮妻生的大兒子，他母親已於數年前去世，姨娘亦已生下幾個弟妹。

汽車在店前停下，我跟克隆走上樓去。

方紹康世叔肥胖的身體坐在一張巨型辦事桌前的旋轉椅上，滿臉怒氣，大概因為氣血沖激的緣故，他那雙比普通人大了許多的耳朵和那個碩大的鼻孔，此時呈現朱砂紅色。桌

邊站着一個油頭粉面的青年，我認得他就是克昌，是姨娘生的大兒子。看情形正在進行一場責罵。當世叔發覺我跟克隆到來時，他便堆着笑臉，從旋轉椅站起身來，客氣地招呼我在一旁的沙發坐下，然後轉過頭去責備克昌。

「不會稱呼世兄？哼！真是柴頭！」他的話句就像在喉嚨底爆出來似的，很是響亮，但聲尾却帶點沙啞。

克昌只望着我，發出一絲傻笑，手裏在玩弄桌上那個壓紙用的水晶球，沒有說什麼。

「你現在讀哪一家學校？」我問克昌。

克昌好像答不出，又好像不願意答。我看出他的心裏正在爲早間爭執着的那件什麼事不高興，我亦猜出他跟目前一部分華僑青年一樣，可能說不慣華語。他望一眼克隆呆板的臉，又轉去望他父親。

「哼！食掉米使掉錢就會！」世叔罵克昌，但又斜睨一下克隆，說道：「亦不拿水來！」

當克隆走開去從冰箱裏取汽水的時候，世叔又指着克昌對我說：「現在仍在教會辦的

學校讀書。今年十八歲了，還是這般孩子氣，不中用！」說後又含着愠怒瞟克昌一眼。克昌却反望着他叭叭嘴，顯出一派若無其事的神色，玩水晶球的手伸出指頭搖動，看樣子是要向他父親討早間未拿到手的什麼東西。

「我今天叫你來，就是要商量這些事。」世叔對我說。一面從格裏取出一張紅色百銖鈔票，塞到克昌那隻伸着的手裏，叱一聲「去吧！」克昌像一隻牛牯仔似地，一轉身便溜開去，只聽得他把梯級踏得蓬蓬響，下樓去了。

克隆剛才拿來一瓶汽水之後，便不聲不響站在一旁。看他的神氣，似乎對面前的一切事全不關心，但忽然間，他臉上抹上一絲苦笑，低聲對我說：「你請坐吧，我到三樓去。」說後便轉身走了。我知道他的臥房是在三樓。猜想他必是上去躺着看武俠小說了。

世叔撇着嘴，用又氣惱又懊喪的眼光望着克隆遲緩的脚步走上樓去，然後才把椅子旋轉過來對着我問：「學校放假了嗎？」

「從二十六號開始，已經二天了。」我回答時，看見他老人家肥胖而起着皺紋的臉孔，此時浮現出一絲和悅的神色。

「我想和你商量一件事。」世叔說着，一面取起桌上的香煙，客氣地問我要不要抽，經我婉謝之後，他點了頭，然後繼續說道：「克敏和慧敏，這一期已經小學波四畢業。這二個孩子讀書成績倒很不錯，態度也規矩，不像他哥那樣浪蕩。我本來打算下學期也送他們入那家教會學校去，和他哥哥三人在一起，汽車接送亦方便。但他媽極力反對，同時提議請你在假期給這二三個孩子補習中文。關於下學期升學的事，緩些時決定亦好，只是要補習中文的事，就得此時進行了。——你假期有空吧？」他用力吸着烟，望住我等待回答。

「假期學校沒上課，我是有空的。不過我正想利用這段時間寫一些東西。」我表示有些爲難。

「寫什麼？寫文章吧！」世叔却這樣說了笑着，又把肥胖的身軀從旋轉椅上站起來，得意地說：「就一齊帶到住家那裏去寫，那邊很清靜涼爽，最適合用腦，同時是住在自己家裏，一切都很方便。」

我以前不會到過這位世叔的住家。此時聽他說來，倒亦有些心動。同時又對自己在學校宿舍那間像火爐般的斗室起了厭惡之感，他的話無異是一陣「福音」。我幾乎就要在胸前畫起「十」字。可是我又想到教孩子補習的時間，恐怕會影響自己寫作的進行，內心不禁又有些猶豫。

世叔那雙有着魚尾紋的飽經世故的眼睛，似乎已看穿我的這一個心理。他離開座位，在我面前踱了二三步，說道：「教他們補習中文的時間，也不必太多，天氣熱，就在早上和晚上讀一二個鐘頭就夠了。至於讀什麼書，主要就是國文，他媽說要你同時教他們讀一些古文，我也贊成，因爲讀古文好打穩基礎。你認爲怎麼樣？」他就在我的面前站住，等我回答。

我知道我的臉上即時浮起爲難的神色。——「古文」我自己小時是讀過的，但那是二十年前的事了，現時要來教孩子們讀古文，那是否會適當呢？我一時不能回答。

「應該讀什麼才適合，就由你的主意好了。」世叔却接着說：「你在教育界做事，這方面總比我有經驗些啦。」

聽他老人家說出這樣的話，我的心突然輕鬆下來。事情終於決定了，我將到世叔的住

家去，度過假期中四月份的一個月，一面教他的孩子補習中文，一面自己可以進行寫作。時間已經接近中午，我站起身辭別的時候，世叔再三要我留下，一同到酒樓去進午餐，慶祝今天耶穌復活節。我向他婉言辭謝。他也不勉強我，便要叫克隆駕車送我回去，但此時克隆那張平板沉悶的臉孔在我腦裏一閃，我又向他老人家婉謝了。下了樓之從，忽忽走出店門。直到學校宿舍的房間裏，我都在對未來那個月份的事情憧憬着。——

四月一日：

玫瑰聖月

上午九點鐘，克隆駕車到學校接我。我帶了一個小皮箱，裏面藏着衣服用物，幾本書和筆記稿紙，以及一本日記簿；另外一隻手提着一個「曼陀鈴」琴匣，就這樣忽忽踏進車廂。克隆把車開走了，他仍是那副老樣子，臉孔沒有一絲表情，默默望向前面的路上，把車子開出市郊去。由大馬路轉進一條巷，終於在一家黯赤色的大門外停下。克隆按響車笛，不久，輕輕「伊哀」聲響，就有一個五十歲左右的泰人打開大門。看克隆沒有把車子駛進去的意思，我便自己提起皮箱和琴匣下車，向他道一聲謝；他回答一個苦笑，然後便駕着車離去了。

圍牆裏面約有一萊地廣闊，中間矗立着一幢士敏土建築的式樣古老的灰褐色的樓房。

「阿敏呀，世兄來了！」跟着這女性溫柔的叫聲，世嬌細小娟秀的身影在廳房前面的台階上出現。接着便有兩個孩子，一男一女，從她身後的房間走出來，就像二隻矯捷的燕子，一下子便飛到我身邊。我一看男的臉孔畧長，剪短髮，他是克敏；女的圓臉孔，圓眼睛，留着一頂垂直的圓形童髮，是慧敏。約有一年的時間不曾看見，他們又長大了好多，而且顯得更加活潑了。

「快替世兄拿行李。」世嬌對孩子叫着。

那兩個孩子便一人一邊，把我手上的東西搶過去，克敏拿皮箱，慧敏拿琴匣，興奮地走進那座灰色樓房的廳裏去。當我走近世嬌身邊時，她又說了一些客氣話，然後我們便跟着孩子們走進去。樓房裏面，牆壁全部綠豆青色，色調很幽美悅目，只是門窗一律髹豬肝色，倒顯出有些古老式樣。世嬌自己的臥房在樓下，就讓我睡在樓上一個較寬大的房間。我們上樓去看，這房有一邊門通另一個小房間，是克昌和克敏睡的。另一邊門通客廳和盥

洗室，全部裝有鐵紗網門窗，夜裏可以不必掛蚊帳。當一切安排停當之後，我們就在房裏坐下來閒談。

「克敏今年幾歲了？」我問世嬌。

「十五歲了。」世嬌答着。望一眼身邊的孩子，一片笑意逐漸浮上她那張白皙的瓜子臉。她又瞟一下那個女孩子，說道：「慧敏亦十三歲了。」

「不！我才十二歲半！」慧敏鼓着小嘴提出更正。此時她那一對大眼睛睜得圓圓，活像一個洋娃娃。

「我亦才十四歲！」克敏附和着說。臉上現出一種勝利的微笑。

「好了！好了！你們都怕年紀大，就應該努力讀書，學規矩些。」世嬌暱愛地說。誰都看得出她心裏分明對面前這二個活潑的孩子感到滿意。

「是照中國的老式算法吧？如果照新算法，便要退少一歲。」我說着，一面拉過二個孩子的小手，握着擱在膝蓋上。

「是依照泰國的算歲法，照實歲數算的。不過那年阿敏是十二月廿五出生，阿慧是十

月尾出生的。」世嬸說着似乎勾起一絲回憶，她那柔和的目光落在壁上那張「聖母瑪利亞」的畫像上面。

這時樓梯響起雜亂細碎的脚步聲，又二個孩子蹦蹦跳跳上來了，一直跑到世嬸的身邊，二雙畏怯的小眼睛望住我，我放開克敏和慧敏的手，想要去拉他們，但他們却都敏捷地躲到世嬸的身後去了。

「這個叫克智，九歲，」世嬸指向那個男孩子，又再指那女孩說。「慧容，五歲。」

「沙越哩行禮，」慧敏走到那二個小弟妹身邊，對他們叫道，但他們仍是躲在母親身後偷窺着我，不願出來。

「來，快快向世兄行禮，沙越哩。」世嬸說着，拉他們出來，面朝向我並排站着。然後那二個孩子便都雙手合十，向我行一個泰國式的敬禮。

我稱讚幾句之後，問世嬸道：「這間樓房共住多少人？」

「就只有我們這幾個人。」世嬸答後，又補充說：「還有那個女佣人叫阿蘭的，夜裏睡在樓下側房裏。一個種花割草的泰人叫阿革的，夜裏就睡在廚房隔間的房裏。」她想了

想又說：「你世叔夜裏有時回來，有時就在店裏樓上睡，沒有一定。」說到這裏，看她那瓜子臉上，突抹上一筆暗淡的顏色；我覺得有些奇怪，但亦不明白其所以然。

世嬸拉着最小那二個孩子，說道：「我們到樓下去，讓世兄可以休息。」走了幾步，她又指着說：「他們讀書就在這個客廳裏，窗門打開來比較涼爽。現在你先休息，就等今夜才開始吧。」

「呵！克昌今天去哪裏？怎麼沒有看見？」我此時才想起來問。

「他今天一早就溜出去玩了，哪裏在家藏得慣！」世嬸的臉上又加上一筆暗淡的顏色，「唉！都是沒有好教育！」她拉孩子們下樓梯，又回過頭來對我說：「他今晚或者會回來的，孩子們讀書的事，就等夜裏再商量吧。」知道她這裏所說的「他」是指世叔。

世嬸和孩子們下樓去之後，就只存我一個人在這寬闊雅麗的樓上，我頓然覺得一陣輕鬆和愉快，步出客廳前面的小晒台去。此時已近中午，外面太陽光正蒸晒得大地開始燃燒，但處身在這樓房裏，倒覺得爽適宜人。我站在晒台上，看見下面大門的兩旁，各種一樣熱帶棕櫚類的植物，形似椰樹，梢端和晒台一樣高，朝左側望去，那邊近圍牆的一面種

植着許多花卉：玫瑰、雞冠、玉蘭、茉莉、鷹爪……。花圃的邊緣種着午時花，此時正盛開，千朵萬蕊，嫣紅鮮艷，聯成一個大花團似的，把其他各種名花圍在中央。從花圃往後看去，有一株芒果樹，枝葉間正垂着青黃色的芒果。還有一株不知名的大樹，三丈多高，枝葉直伸近樓上的窗口，遮蓋成一片綠色的涼蔭。樓房的右邊有一個池塘，此時正有二隻白鵝昂着頭在游泳，一切是那麽幽美恬靜。我從晒台回進客廳裏，再走近後壁的窗口向外張望，原來這座樓房的後面，還有四株高大的椰子樹。靠一邊又有三間並列的平房，我想必定是廚房和浴室所在。我轉過身來再環視客廳的內部，只見牆壁上懸掛着十多幅宗教畫像，中間有聖母瑪利亞，有耶穌誕生以至被釘十字架上的各種彩色畫像。這時周圍很是寂靜，可以聽見樓下孩子們零碎的笑聲，和着收音機播送出來的悅耳歌曲。我想：這樣的樓房、這樣的家庭，無論什麼人都會對它發生羨慕之情啊！我又對自己在學校宿舍的那間悶熱斗室，生出一種厭惡之感。我私自慶幸，今年這個假期能在這樣美好的（簡直是充滿靈感的）環境度過，對計劃中的寫作問題，必然可以「預卜豐收」的。

廳裏靠牆角擺的一張桌上，安放著（新舊約全書），和其他由教會出版的各種書籍刊

物。我隨手取出一冊來看，封面印著（玫瑰聖月）四個字，中間是一個地球，上頭立着一個紅色十字架，放射出來的紅線條遍佈全球；而這些都給一個藍珠粒聯成的心臟形包圍在中央。我約畧翻閱一下，裏面排有日期，從一日到卅一日，剛好滿一個月，簡述耶穌誕生至被釘死在十字架上的事蹟，各篇並附有插圖。此時，孩子們上來叫我下樓吃午餐，我把書籍放回原位。步下梯級時在想着：「玫瑰聖月」！我將在這幢樓房度過的假期一個月時間，必然亦是玫瑰色的啊……

晚上七點鐘，樓房裏所有罩着淺綠色玻璃的電燈，一齊放出柔美的光。我和孩子們圍坐在樓上廳裏那張方形桌邊；克敏和慧敏並坐在一起，克昌自佔據一邊。世嬭自己抱慧容坐在我的對面；克智站着，不時走來走去。

「克昌的中文程度，跟他弟妹會一致嗎？」我想要先行了解一下，便望着世嬭問。

「阿昌的中文也是小學波四程度，這二年來因為入紅毛學校，中文就放掉，沒有再讀了。」世嬭慈和地答。慧容靠坐在她懷裏，那雙童稚的眼睛望着母親，有時亦偷看我。

「這樣講來，他們三人的中文程度是一致了。那在學習過程中就比較方便。」我說着

注視兩旁那三個孩子。

「不！他程度比我們好，我們怕跟不上他！」克敏瞟克昌一眼說，又側斜過頭去看慧敏。她却用手掩住嘴巴，吃吃地笑。

我明白克敏的話是故意諷刺哥哥克昌的。此時克昌生氣地瞪住他，臉色發紅，用腳尖在桌底蹴他一下。世嬌的目光先是瞪望着克敏，後又望克昌，示意他們不可在我這位半外人的「世兄」面前鬧，我便分開話頭問：

「克敏和慧敏相差二歲，怎麼會同在本屆波四畢業呢？」

「哦，是這樣的。前年阿敏病了一場，結果考不上，留級了一年，所以，才在這次跟阿慧一起畢業。」世嬌給我解釋。

克昌聽後，得意地給弟弟一次報復，他搖動一隻臂膀，張開又收縮，做出一般孩子在羞別人時的那種動作來。克敏亦似乎有些慚愧，他把頭低下去不望任何人。我看了此一情景之後，更覺得克昌是個「大孩子」，其實他的年紀已經十八歲了，怎麼還有這樣的舉止？克智呢，却高興地走近克敏身邊，仰頭望他的臉傻笑。慧容則躺在母親的懷裏拍着小

手。

「他跌班是因為生病啦，不是自己懶惰，我不笑他。」幸好慧敏趕着替克敏解圍。她還豎起大拇指說道：「我們這次畢業考，全班四十五人算他的成績最好。」

克敏得到妹妹打氣，又抬起頭來笑了。克昌却像給淋下一瓢冷水，意興索然地呆坐着。

「慧敏說得對。」我加進稱讚一句。又轉過去向世嬌道：「聽世叔講，你打算讓他們讀一些古文，是真的嗎？」

「我有這個意思。因為我總覺得，孩子們應該先打好國學基礎。你認為怎麼樣？」她望着我，在等待我的意見。

我還未開口，孩子們已先出聲反對了。

「我不要！我不要！古文讀了就要打瞌睡！」慧敏噉起嘴唇說。

「我亦不要，還是讀白話文好。」克敏亦說。

「古文讀了勿魯冷（定不明白）！」克昌亦附和着說，他把泰語和華語混在一起講。

「靜靜！人家大鍋未沸，你們小鍋就噉咕滾了！這樣沒有規矩！」世嬸雖然在責備孩子們，但她的語氣仍是慈愛的。

我覺得很有趣味。微笑問世嬸道：「他們以前讀過古文嗎？」

「我自己曾教他們讀過幾篇，他們都說沒有興趣，後來，便停止了。」世嬸笑着回答。

世嬸的話，忽然引起我想起另外的一個問題，就是她的出身到底怎麼樣呢？後來又怎樣會甘願觸犯教規，跟世叔結婚，做他的妾侍呢？我便接着問道：

「世嬸以前亦在學校教過書嗎？」

「教過的……」她只說出三個字，臉色忽然一沉，像一陣大風突然把黑雲刮上她的臉上，下面的話咽住了。她眼皮垂下，視線落在平滑的桌面。

孩子們都靜坐着沒開口。他們對母親的表情，似乎是看慣了，並沒有什麼驚奇的表現。我知道事情有些不妙，可能是自己剛才的話挑着她心頭的創疤。我呆了一下，便拉回話頭說道：

「古典文學裏面，有許多作品是很珍貴的。如果能用批判的態度加以研讀，亦是很有價值的。不過，這應該是限於已有相當文學基礎的人。至於孩子們，他們一般的文化程度仍不夠，讀了如果不能消化吸收，反而會有害處的。要讀，那應該等將來看情形再決定吧。」

看世嬸沒有開口的意思，我便把剛才一直壓在手下的四本書拿出來，說道：「我這裏帶來幾本白話文選，裏面選錄着近代中外名作家的作品，倒很適合小學畢業的程度來讀。全本書共六十篇，一個月時間，如果上午八時起讀點半鐘，夜裏七時起再讀點半鐘，一天可讀完二篇，到月尾剛好修完全冊。未知你們的意思認為怎麼樣？」我遞過一本書去給世嬸看。克敏和慧敏亦拿過一本去，二人一同翻閱着。不待母親講話，他們已先表示贊成。

「你說得對，那麼就照這樣辦吧。」世嬸終於表示同意，他把書翻了幾頁，就把它合起放下桌面。

我接着把書分發給三個孩子，同時說道：「我們現在開始上第一課。」
世嬸站起身來，拉住最小二個孩子（克智和慧容）的手，向我微笑點一下頭，然後便

走出廳門口，下樓去了。

當我教完第一課時，剛好九點鐘，下課後，慧敏下樓去，到她母親房裏去睡，克昌和克敏便在樓上的一間房裏睡。

我沖涼後，拿出日記簿來在燈上記着。直至十一點。
奇怪！今晚並未見世叔到來。

四月二日：

鵲把我叫醒

吱吱喳喳！一陣鳥鳴聲把我叫醒，這是多麼新鮮的事！我睜開惺忪的雙眼，青綠色的牆壁仍隱沒在暗影後面，只有窗口朦朧亮，這清脆婉轉的聲音來自那蒼翠的枝葉間。

我從盥洗室出來，通過客廳，來到側房的門口，看見房裏牀上只有克昌一個人仍在睡着，克敏已經起身，不在臥房裏了。我在估量他這樣早起之後去幹什麼，忽然見頭頂上有輕輕的脚步聲，似乎有人在天台上面走動。我從樓角一座木梯登上天台，啊！原來是克敏在這裏運動哩！他只穿一件紗衫背心和黃色短褲，兩手在張開一條拉鍊（擴胸器），看見我時，他把拉鍊放下，兩脚稍爲站正。